





列子冲虚經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  
穎根皆王氏之甥也竝少遊外家舅  
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  
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  
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



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  
車重各稱力竝有所載而寇虜彌盛  
前途尚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全  
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  
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賫其祖玄  
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

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  
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爲楊州  
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  
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  
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  
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



沖虛經序  
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  
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  
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  
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  
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  
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

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  
歸多稱其言遂註之云爾

晉張湛處度撰



列子冲虚至德真經目錄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一日  
極智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

說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

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讐太

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

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

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聲誤

也下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音剪校

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書可繕寫列子

者鄭人也與鄭繆音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

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

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

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反

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音佩不似一家之書

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老術此書

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

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

向昧死上時掌反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

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列子冲虚至德真經卷一

晉張湛處度注

明盧之頤自觀訂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

居鄭圃

音布鄭圃

四十

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

國君卿

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國不

是、年、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

劉辰翁曰四十年鄭無有誤者其在友言既足之後



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

言乎壺丘子林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

於言列子之師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莫侯人吾側聞之試以

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其言曰有生

今塊然不生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有化今存亡不化化物而不

不生者能生生生物之宗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生者非能生而生化

自不得不生不者非能化而化也直故常生常化涉於有動之分常生常

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復往理無間也陰陽爾四

時爾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

也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不生者疑獨不生之主豈可實而驗哉不化者往

復音服後不其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疑獨其道

不可窮音者做此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黃帝書曰

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

無主故是謂玄牝毗忍反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

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玄牝之門是謂

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

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

劉辰翁曰  
獨者無配往  
復去卻來也  
林希遠曰此  
老子全章之  
久而曰黃帝  
書則知老亦  
有所傳

亦鑿曰澤世  
老氏得後二  
句始附



劉辰翁曰此論至精非後來臆度之比

林希逸曰只此一謂字自是奇特

故曰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

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者豈有

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

能為生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之本也

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

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羣生而不匱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

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

於無形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一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不

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

劉辰翁曰以太分別亦似者也

以相形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

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

見賢遍反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疑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

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太始者形之

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貞剛柔

靜躁沈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

宗本於後句故曰渾淪音論渾淪者言萬物相渾

淪而未相離力智反也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

楊慎曰後楊子談宗皆出也

之助



形埒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

日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

故能為萬化宗主 易變而為一 所謂易者窈冥惚恍

冥一而不變者也 而化故寄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

窮究 名變耳 也一變而為七九不以次 乃復變而為一 一者形變

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 之始也 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

既終乃復反而為一又而為一歸於形變之 始此蓋明變化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往復無窮極 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 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

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徧交會而氣和

氣和而為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林希逸曰此一段正當之也

全猶 也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 主職

也生各有性性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

各有所宜者也 物有所通 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

涼若官也 則不能商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

則不能商 教化者不能違所宜 順之則 宜定者不出所位 皆有

不可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

逆也 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圓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

任理之通方圓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盡

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

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



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 故有生者有生者

有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

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

本無為之本則無留於一象無係於一 生之所生者

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

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

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

味者未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 皆

無為之職也 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

湯慎曰華世宗

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

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

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知盡則無能

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待無

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

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

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

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 子列子適衛食於

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

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 撻音蹇 顧謂弟子百

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

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此過反古卧養乎此過歡乎 遭



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種章勇反有幾居豈反先問  
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蠅為鶉事見墨子得水為鼈音計司馬彪云

孫鑛曰此與莊對看可得臨摹法

謂水土之氣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步田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  
相繼而生也  
際布在水中就水土視之不見鈔之可得之衣衣猶覆蓋  
如張縣在水中矣楚人謂之蠅蟻之衣  
生於陵屯音豚阜也陵屯高潔處也則為陵鳥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

鳥得鬱棲則為鳥足此合而相生也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

為蝴蝶根本也葉散也言鳥足為蟻蟻胡蝶胥也胥皆

物皆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郭注爾雅云脫謂剝皮也其名

曰駒音衢撥丁括反駒撥蟲各一形之內變異者也此駒郭注爾雅云撥十日丁日化

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華生起

斯彌為食醢音兮反若酒上頤輅上怡食醢頤輅生

乎食醢黃輓音况頤輅黃輓皆蟲名食醢黃輓生乎九猷李云九當

作久久老也九猷生乎瞽茂謀二音音蚋小瞽音蚋小生乎

腐音權漸蠶音權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為地

臯馬血之為轉鄰也說文作鄰又作鄰皆鬼人也人

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鷓之為鷓鷃之為布穀

布穀久復為鷓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

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菟也老踰音俞之為獾也踰牝羊也魚

墨辰翁曰此詩又勝莊子語不多而意長



卵之爲蟲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 亶爰上蟬下袁 之獸自孕而生

曰類亶音蟬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爲牝牡相生也 河澤

之鳥視而生曰鴝五歷反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鴝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

也 純雌其名大馨純雄其名穉古雅字 蜂司馬彪云雅蜂細馨者取

桑蟲視之使似已子也大馨龜鼈之類也穉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

如此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

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鴝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

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爲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日水出而東走無顧明

劉辰翁曰語偏宕非常情而理有默喻

日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世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

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厥昭生乎濕此因蒸醢

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湯相 雞生乎酒此因酸 羊奚比音毗 乎不苟此異類而相親比也 久竹

生青寧因於林 青寧生程自從繼至於程皆生生之物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

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

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

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

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

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劉辰翁曰天  
地終乎與我  
皆終是一句  
盡字卻候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  
 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  
 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  
 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  
 義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之為有恃無以生言生必  
 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  
 功必賴於無故生動**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  
 之稱因事而立耳  
 終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為  
 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  
 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  
 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  
 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與**道終乎本無始進**  
 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乎本不久。久當為有無始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  
 不終無有故不盡  
 則復於無形。生者反終形者反**不生者**。此不生者先  
 虛自然之數也

之於死滅**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無形者**。此無形亦  
 然後之**非本無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  
 於離散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

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  
 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有亡之往復爾非始終  
 之不變**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  
 者也

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  
 所以死則死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亡精  
 不可禦也

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  
 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故謂之鬼鬼

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  
 虛之域

劉辰翁曰一  
等語言兩其



字笑得醒

冲虛經

卷一

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徧積

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

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此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

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其在老耄則欲慮柔

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雖未及嬰孩

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

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音成魯之野

鹿裘帶索先各反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洛

下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

為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

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男女之別彼列男

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之

男女亦無定分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

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

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底

孫鑛曰理味自腴

劉辰翁口能百竟三字收

自得亦不作

九



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棄穀拾之也並歌並進孔子

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

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

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畱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

仰而應於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下

反下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

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

以為憂我所以為樂者人所皆同但未能觸事而夷故無憂歡少不勤行長不

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胃中則百年之壽

不祈而自獲也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

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

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

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言則存亡往反

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

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

已造極矣去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而彼取此則

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遣夫冥內

劉辰翁日語  
自明伏



遊外同於人羣者豈  
有盡與不盡者乎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

息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仲尼曰生無所息勞知慮役

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為徭役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

有焉耳望其墳音墳墓畢音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

音歷形如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為休

息也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

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

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

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太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

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脩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

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死也者德之微音德者

微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

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

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眾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

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

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

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

劉辰翁曰句  
可切近有情  
文字皆熟不  
深不淺又甚

林希逸曰此  
耳又有深意



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

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

知所與知所去丘呂反注同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或謂子

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

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

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

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

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

故失其事之破礪音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音營

孫鑛口語反 較淺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溺殘音欲彌音能

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音營周文王師封於楚

著子書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

萬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化不甞停物豈守故故

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

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

變化可逃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

不亦悲乎所謂川竭谷虛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往來相

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

劉辰翁日本 自淺近著智

冥中而潛化固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



態二字為妙

不異皮膚瓜髮隨世音生下同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

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麤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况妙於此者乎間不可覺俟至後

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

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憂

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

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

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

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

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况乃氣

氣相舉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丁仲反傷其人曰柰地

壤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

跣音路徒到反四字皆踐踏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壤

其人舍音釋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

喜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

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

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

謂不壤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

劉辰翁曰孰非寓言孰非至理止在識者自得之



虛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

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泰

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

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

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

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

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

亡何為欣戚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

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戚也莫知

林希逸曰今之禪家卻出於此

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

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曰

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

有耳有非所有而况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

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

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

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音稅也氣

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

林希逸曰此段與莊子知北游篇同



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天地疆陽氣也又胡

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

然疆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

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

兌行處何所止泊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

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

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如掌反自此以往施

以智反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

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日所及亡音無不探也未

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

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

曰嘻音熙哀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

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吾盜天地之時利雲

雨之滂音滂澗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

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

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

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

此乃明其自生自有也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

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

劉辰翁日創  
論惟奇



劉辰翁曰陰  
語通近未可  
為戲言也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

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

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

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誠然天地萬物不

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

相離力智反也認而有之皆惑也萬物天地之別名雖

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

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色貌矜伐智能已為

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

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眾封

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

所以有大患為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

領斯言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

練希逸曰此  
等處似非列  
理未至

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

者為私於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亡公私者

亦盜也一身不得有財物不得不聚公公私私天

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

無愛吝各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天地

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子冲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終



列子冲虚至德真經卷二

晉張湛處度註

明虛之頤自觀訂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

物斯滯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

隨世而喜耳 養正命 正

林希逸曰此段讀於一已性

為性

娛耳目供鼻口焦

音焦

然肌

本又作顏色

色疢

古旱反

黥

音每

諸書無此字

昏然五情爽惑

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祗足以焦形也

又十有

五年憂天下之不治

隨世而憂耳

竭聰明進

音盡

智力營百



姓焦然肌色肝黥昏然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祗足以亂神也

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朕之過淫矣淫當養一已其

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

於是放萬機舍拾音官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而

間音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

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

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兗音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

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兗州西北曰台州不知斯齊國幾居豈于

萬里斯離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

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其國無帥所類長丁丈反帥自

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不知樂生

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

不知背音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

無所親疎理無逆無所親疎理無逆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

溺入火不熱斫撻斫音酌撻打也無傷痛指擿音倜擿也無疢癢

餘兩反疢癢謂疼癢也周禮春時有疢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癢玄云疢酸痛也說文云疢疼痛也至和

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矜懼義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硌五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

林希逸曰此與莊山水篇意同



不滑音骨其心山谷不躓音致其步神行而已致順者無物能逆也

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

山稽音鷄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間居三月

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

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之未可得

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不能以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而帝登假假當為遐百姓號戶刀切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

射音夜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凝寂故稱神人吸

風飲露不食五穀既不食五穀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心

如淵上字讀泉形如處女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不

偃鳥恢反不夔不偃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偃夔隱偃也字林

云偃彷彿見不審也偃亦夔也仙聖為之臣仙壽考之

跡聖治不畏不怒愿憇為之使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

短各當其分因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

此而寄稱耳無愆愆本又作蹇去言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

若若順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

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

沐希逸曰文脉甚是隱躍

此佛書尚

劉辰翁曰此唯子重複無



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  
子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  
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  
冷然善旬五日而後反

蓋神人禦  
衆稱之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雀  
息井  
反舍因

間音開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  
音墜  
怨也而請

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

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日曩章載  
章載字載則  
一本作章載有請

於子章載尹  
生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

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逢  
曩昔  
也今汝之鄙至此乎

姬音居將告汝也姬居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

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  
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

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實懷利害而不敢  
言此匿怨藏情者

也故眄  
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念利害  
庚當夫  
作更夫

子始一解顏而笑  
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  
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之胃懷

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已而不  
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七年之後從  
音縱  
下同心之

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

吾竝席而坐  
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  
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

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  
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  
去聲下同  
縱放也心

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

林希逸曰書  
雖為後人所  
雜中有絕到  
語非諸子所  
及

四

二

四



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

為我友内外進矣

心既無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

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為念無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内外盡矣

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

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殼竟不知風乘

我邪我乘風乎夫眼鼻耳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

楊慎曰淡淡中有雅致

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

用其情有其身則汎

骨不能相容一體將無所奇豈二儀之所能覆哉

履虛乘風其可幾

音乎尹

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

關令尹喜字公度著

書九 曰至人潛行不空

一本作室塞也 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

闕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羣實也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

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

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列音例 至純至真即我之性

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艱危也

姬音魚語魚當作吾

語魚 據反 女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

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

孫鑪曰精語



物以形聲相觀，物與物何以相遠？于萬也。向秀曰：唯則無殊絕者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耳。耳未足以相先也。

以相先者，則物之造音作臧，作反注同。乎不形而止乎無所

化，有既無始則所造者不形矣。形既夫得是而窮之

者焉，於處反。得為正焉。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

乎不濇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夫自然之正矣。濇當作淫。而藏乎無

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游乎萬物之所終

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壹其性，養其氣。壹其性，養其氣。

其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造至也。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

所至皆使無闕，然後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

通濟羣生焉。造音操。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

閑也。卻音緜。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夫醉者

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

其神全也。乘食陵反。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麤以明至理之

也。必然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還。音忤，遇也。一本

而見曰還於義，頗物而不懼。懼之涉反。向秀曰：彼得

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而況得全於

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

林希逸曰：此語與莊子

能傷也。郭象曰：不闕性分之外，故曰藏也。列禦寇為于偽反。伯昏無莫侯



反下人射引之盈貫盡弦窮鏑措杯必回水其肘上手停

杯水發之鏑矢復沓郭象曰矢去也方矢復寓郭象曰箭

不傾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當是時也猶象木偶人形人

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射之理而不非不射

之射也忘其能否雖不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

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於是無人遂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謂足二分在

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

夫至人者上闕青天郭象云揮斥猶

孫鑛曰語甚宏拓

斥奮八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

機而泊然今汝怵然有恟呼瞬目為恟目

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

唯射乎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舉國服之

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

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字林並作廝又作晉

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

攻疆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副終日夜

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



經垆外垆郊野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中夜禾

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

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悉薦窘奇隕反於飢寒

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胡可畚音本蕘之子華之

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苦括反

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

不聃之聃奴華反方言云楊越之間凡人相輕既而

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攬攬胡廣反方言今江東人

也日秘又扶畢反推擊也挨烏駭反枕枕下感

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攬音晃亡音無所不為商

秘音扶閉挨音烏待枕音都感切單音丹億蒲介切於

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盡也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莫汗反言曰

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

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揚於地飢

骨無礪音毀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扶

反肌指河曲之淫音隈鳥恢反水曲一本作偶日彼中有寶珠泳

音詠潛行水中也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既出

果得珠焉衆昉分兩反或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

云昉始也

八

孫鑛曰有色澤



韓惠曰宛宛  
似莊妙甚

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  
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  
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曰吾不知  
子之有道而誕子也誕欺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  
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  
開曰吾亡無音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  
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  
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  
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

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  
也心一而已物亡廷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  
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恒  
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  
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  
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  
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  
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  
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有役人梁

劉辰翁曰精  
話可思



鴛者能養野禽獸委於偽食音嗣下於園庭之內雖

虎狼鵬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音茲又音

孳交接尾孳尾牡牝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音搏

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園魚呂傳

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

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

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

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于偽其殺之之怒也因恐

殺以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一本作之之怒也因恐

其用力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虎之

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故其殺之

逆也所以害物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

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

不處中和勢極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

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

願溪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

獸使不相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溪之淵矣

津人操七刀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

劉辰翁曰列  
子說情理甚  
實不得為寓  
言也



能游水浮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色據反術也注同能向秀曰其數自

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所六反莊

子作操之者也謾起也向秀曰能驚沒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譖音衣與諶同歎聲也吾與若玩五貫反習也其文

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音余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

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

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忘水則無乃若夫没人之未

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人其舍神明所居故謂

之惡音烏往而不暇所遇皆以瓦摳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亦曰藏

軀風土記云臘日飲祭之後叟姬兒童為藏軀之戲辛氏三秦記云漢鈎弋夫人手拳時人傲之因名為

藏鈎也軀曰候者巧以鈎銀銅摳者憚待汗以黃金

反莊子作摳摳者憚憚音昏方言迷婚也互有所投者巧一也

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本作內遺唯忘內外

無巧拙矣孔子觀於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懸水三十仞

流沫三十里鼃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

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音拯方

為承諸家直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音出溺

劉辰翁曰此散甚明快



棠當作塘 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

三十里鼃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以

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音極子子出而被

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乎曰亡音無本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與齋俱入與汨古忽反涌波也郭象云偕出齋汨者

與齋俱入與汨泗伏而涌出者汨也孔子

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

於陵故也故猶素也徑其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線鑿曰莊有之而此亦不之貌

順性之理則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

物莫之逆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於禹僂音縷痾

疾者承蜩音條一本猶掇都括反之也仲尼曰子巧

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占累垸音九司馬

於竿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音淄銖九而不墜是用手之停

審也故承蜩所失者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

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吾處也若檠株駒檠

或作檠同其月反說文作身木也李願云檠豎也株

駒亦枯樹本也駒音俱崔譔曰檠株駒斷樹也

吾執臂若槁空好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

吾執臂若槁反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



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

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

疑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痴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

汝逢衣禮記儒行篇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掖

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

載言其上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海上

之人有好呼報反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

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

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

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

丘呂反言至為無為齊在詣反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為都忘然後

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

假偽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同

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

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然真

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

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

所多惟此二喻者蓋假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

於中山火畋日狩藉在夜反芴芴而諶反在下日芴燔燔香煩燒也

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疾刃上時

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

揚慎曰點染有致態



怪而雷

力救反謂宿雷而視之

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

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

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

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闕之

襄子曰而

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

也

不知之極故得如此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

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

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

夏曰刳

音枯

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

因夫

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遣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

劉辰翁曰占

人語言實若

能之而不為

乃漫對耳

暇

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不能不

為者也文侯大說

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有不能而

疆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

隨物奇功異跡未嘗躔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

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悸駭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巔墜萬

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輕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

陽遁化五才備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

翰淵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

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



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灰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

有神巫男曰觀女曰巫顏師古曰巫觀亦通稱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

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

人見之皆避一本作棄而走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

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而歸以告壺丘子列子師也曰始吾以夫子

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壺

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音余衆雌

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

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

也而以道與世抗抗曰浪反或作克音同必信矣夫故使人得

而相悉亮反汝向秀曰元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

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音熙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

灰司馬云氣如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

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罪本作萌乎不詭音震不止

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

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今季

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



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  
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  
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向秀曰德  
幾不發故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日杜也

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灰然  
灰或作金  
有生  
矣吾見杜權矣  
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

向吾示之以天壤  
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  
不入  
則秀曰任自然而覆載而機發於踵許慎注淮南子云機  
發不旋踵  
郭象曰常在極上起  
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向秀

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  
齋側皆反下同或無坐字

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  
沖莫朕  
向秀曰居太沖之極皓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  
是殆見吾衡氣幾

也  
衡平也  
鯢旋  
鯢音旋音桓云盤桓也一作旋謂盤旋也  
之潘  
音盤本作

為淵止水之潘為淵  
鯢大魚也極盤桓也泐水流也此言

流水之潘為淵濫  
大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泉南

水之潘  
沃鳥僕反水泉

水之潘為淵  
音執水泉  
水之潘為淵  
音牽水之  
水之潘為淵肥  
水所出異  
水之

孫鑛曰佳語然已見之莊

林希逸曰此一段所言九

淵正修觀之名也



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洄激流止之

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于無為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

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羣而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猗於危移委

至順之貌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沉然無所係因以為茅

音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秀曰變化頽靡世

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為之非我我雖不為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

心自失而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向秀曰棄人為為其妻爨七玩反食音嗣稀

虛豈反楚人如食人向秀曰忘於事無親向秀曰無

雕琢持堯反一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琢

朴則外紛然而封戎向秀曰真不散壹以是終向

道也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推敬於遇伯

昏瞽人伯昏瞽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音乎驚

吾食於十漿客舍賣而五漿先饋饋求位反餉也伯

孫曠曰叙致昏淡雅



昏瞽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

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謀音牒成光郭象曰舉動以外鎮人心以外

矜嚴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而整

子西其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特為食音羹

之貨無多餘之羸羸音盈一本無無字所貨其為

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

是高下大小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

無所失者所以不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

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汝知驚此

也察者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矜飾適齊

此義所在見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屨九遇反關西

滿矣歸之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敦音頓杖感之乎

顛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本作儼導者以告列子列子

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

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顛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

可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

相而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豫出異郭象曰先

揚慎曰數語  
耳波致無盡



不因彼豫出而異者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恒使物感已

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搖本之徒不能相啟悟也彼所

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

也不能相成濟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

而遇老子莊子云楊子居于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老子中

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入遊而未

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涓涓音管莊子作盥漱音瘦

巾櫛壯乙反脫履本作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

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第子欲請夫子

辭行不問音開下同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謂問其過老

子曰而睢睢許唯切而盱盱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目貌高誘注

淮南子云睢盱視聽貌而誰與居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乎大白

若辱盛德若不足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楊朱蹙然變容曰

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客舍也公執席妻執巾

櫛舍者避席煬音楊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子云富人水纂錦貧人煬竈口者避

竈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自同於物物所不惡

也楊朱過音戈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

無畫意  
斷辰翁曰亦



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

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

行安往而不變哉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

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

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

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已柔先出於已

者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必危

也先出於已者亡音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一身若徒

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

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無心

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默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

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

自用為其自為順往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

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粥余六子曰欲剛必以柔

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求剛而自剛保弱

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

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必有

折也折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

曰物之所惡故木彊則折彊極則毀矣柔弱者生之徒堅

薛蕙曰讀之便人之意也

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



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  
 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  
 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  
 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音附翼戴角分  
 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  
 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媧音瓜庖犧女媧皆古天子  
 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  
 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  
 非被鱗臆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頤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夏桀

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

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音冀黃帝與炎帝

戰於阪蒲板反泉之野音率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雕

鷖鷖一本作鷖鷹鳶爲旗幟幟音熾自熊羆皆猛獸勇鬪者也此以力使

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

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

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

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

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



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羣行戶剛則

有列小者居内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羣太古

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竝行德純者禽獸不忌也帝王之時始

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入有害物之心

物亦知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音朔解六畜又

避之也反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蜎飛蠕動皆

鳴呼相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

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太古神聖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子盡為犧矣

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

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次達

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爾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蛾一本作虫蟻百獸率

舞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

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

也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

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

於已也駟音唇先誑之曰與若芋音序芋栗也朝三而暮四

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

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



劉辰翁曰使  
莊子在前决  
無偽益之至  
此者

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  
使其喜怒哉紀消姓紀名消  
或作消子爲子偽周宣王養鬪

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日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

而自十日又問日未也猶應影響李頤云應響鳴顧  
影行 接悟之速

十日又問日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  
必已之勝十日又

問日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  
應志勝負矣望

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  
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應者

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  
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

惠益阿浪反 惠見賢遍  
益惠施之族宋康王康王蹠足謦欬疾

孫鑛曰此卷  
多複莊子皆  
後人所雜

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

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

七亦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丁仲反  
下同大王獨無意

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益曰夫刺之不

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

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

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

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



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益

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益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說服寡人也



